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傅秉常日记

傅锜华
张力◎校注

(1943-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傅秉常日记

傅铎华
张力◎校注

(1943-19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秉常日记: 1943-1945 / 傅铨华, 张力校注.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7-5201-0171-4

I. ①傅… II. ①傅… ②张… III. ①傅秉常(1943-1945)-日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561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傅秉常日记(1943—1945)

校 注 / 傅铨华 张 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梁艳玲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0.25 插 页: 0.5 字 数: 56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171-4

定 价 / 2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傅秉常 (1896—1965)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左一）会见傅秉常大使（左三）及
驻苏联大使馆人员（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提供）



日記

民國三十三年

傅秉常

Diary, 1944
Chinese Embassy
Moscow.
U.S.S.R.

Fu Ping-shuang.

P. S. FOO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雪

上平與往國決商均以爲不宜用電報報告多事彼決定於四月高莫彼告余
 豫方材能又翼並不滿意認爲政學系領袖之一且態帶往東北者多係日本
 留學生尤使豫方懷疑對張分權尚好彼又言特委張極欲擴大日人而政府而
 郭自對者甚多即新疆亦係因人事而發生種種問題彼向余對於豫方與
 之觀察如何余答以豫方附在政討已與郭在遠東對東三省絕不能放棄是以
 吾人應認定此種不決之事實當即可以爲利用美國便可打破其在東三省之
 其非自也亦與口據拉所失更大是以余以爲最好係承認事實實在東三省及新
 疆之經濟發展盡力共據合作以釋其疑同時自己努力恰國力如屬經濟
 政治方面政建則國家前途惟有希望特主席連次所言建國在自由民主
 在之言吾豫方對非有無野心定全在我自己若我自己有政進則豫方對非可
 保其有七分之誠意復行條約之義務若自己不進政則豫方對非可
 固其日弱則豫方對非縱使現在有誠意也將來必不更被豫方之非亦必以
 大方誠懇信人之態度以處君子可欺以其方結果必不致失敗彼深以爲
 然

中平與往國決商代辦 *Secretary* 及其辦事 *General* 長
 晚上十時半同搭代表往回胡世生治邦承席 *Mr. Wang*
 同往京都大飯店領聽西曆片會西曆五十五片布萊其佳音樂則平

傅秉常手迹 (1945 年 12 月 31 日)

出版说明

1943—1945 年之《傅秉常日记》由傅铨华、张力校注，繁体字版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 2012—2014 年分三册出版。兹经傅秉常家属授权，由本社出版简体字版。其余各年日记，将于取得其家属授权后，陆续出版。

此次出版简体字版，（1）三册合并为一册；（2）显见错衍文字做了更正；（3）译名与今译不完全相同，前后亦有不一，维持原貌。

此系历史资料，为研究之便利，未做改动，请使用者自行判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校注说明

一、傅秉常之孙女傅铨华教授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研究员负责本日记之校注。傅教授另撰“The Diaries of a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s-man: Ambassador Fu Bingchang Moscow, 1943 - 1945”(《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的日记(1943—1945)》),介绍傅秉常生平、事功与日记情况。

二、本书之校注原则,谨说明如下:

1. 部分原稿之段落区分并不明显,现依阅读之方便,予以分段。
2. 作者对于原稿已做基本之断句,校注者参考其断句,补入适当之标点符号。

3. 日记中时有留空情形,多为作者并未补入之人名、地名,以□□□代之。

4. 增补字以〔〕识别;改正字置【】中附原文之后;无法确认者,于脚注中注明“原文如此”。

5. 日记中重要外国人名、地名,尽可能于脚注中附加英文原名;各国驻苏外交官或政治人物,作者仅提及职衔者,校注时加列全名。

6. 错误之中、日文人名,已予改正;各国之国名、地名及人名,亦维持作者原有之翻译,前后不一处亦维持原貌。

7. 若干人名和地名或以俄文书写,或难以查询,错误在所难免,尚祈方家指正。

三、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惠予提供有关傅秉常之高清晰照片档案,谨致谢意。

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的日记 (1943—1945)

傅铤华 (Yee Wah Foo) 撰 张力 译

前 言

先祖父傅秉常(1896—1965)是从1943年1月到1949年4月,担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前后长达6年。这些出版的日记几乎完全依照原貌,留下了战时他在莫斯科的几年之间,有关生活与工作独一无二的个人记录。先祖父写下这些日记时,正值47岁的盛年,而且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那一段时期出现巨大的转变和英勇的奋斗,因为有两件大事就此决定了。一是同盟国最后如何对抗轴心国,特别是以何种战略对抗日本的问题;二是国际政治关系(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国共争夺权力造成的冲击。

傅秉常奉派使苏并非偶然。1942年秋末,蒋中正想要派遣一位可以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增进中苏间的相互了解、提升中国与盟国的关系的高层外交代表驻节莫斯科。^①他所选择的傅秉常,是一位革命记录无缺点,且和孙文关系密切的专业政治人物,因为蒋中正知道苏联领导人会把傅秉常看成苏联的友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此时蒋中正要和苏联建立合作的政策,会有助于他发展有利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他需要一个能够在莫斯科和苏联人工作,并鼓舞苏联人同情中国的适当人选。傅秉常符合这样的要求,他长期支持

^① 见 Y. W. Foo, *Chiang Kaishek's Last Ambassador to Moscow: The Wartime Diaries of Fu Bingcha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国民党，民国初年他担任孙文的秘书。1920年代在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引导下，国共知名人士和共产国际组成精英团体，傅秉常为成员之一。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以谈判才能闻名，具有和苏联及盟国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在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服务多年，也是立法委员，并担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在1941年升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不仅如此，他曾到过苏联，面见苏联领导人，成效显著。1937年他跟随由孙科率领的一个争取贷款和军援的访问团到苏联，该访问团圆满完成任务，蒋中正深予肯定，这件事确保了蒋在1938年3月的台儿庄会战中赢得大胜。

傅秉常的家庭背景

1895年1月4日，傅秉常在广东省南海县的佛山镇出生，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长子。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的家族在佛山一带世居超过300年。^①佛山有两间傅氏家庙，一间在隔塘大街上，一间在卫国路第三中学的校内。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卫国路上的家庙是传统的中国红砖建筑，有着雕琢的木椽、屋瓦、石柱。木门的露头石刻着五个红色大字：秀岩府公祠（傅秉常的祖父名为傅秀岩）。有一段时间，家庙里藏有傅家的族谱，装在四方形的木盒之中。^②

傅家原本富裕，后来傅秀岩遭到三次绑票，为了缴付赎金而倾家荡产。傅秀岩继承父亲在广西的房产和生意时，才二十多岁。有一天可能是因为做生意，他在往广西的路上被绑架，绑匪索取5万两赎金。傅家付了赎金，在那时是一大笔钱。第二年，秀岩又在同一条路上遭绑，这次傅家付了1万两银子赎回。第三次到广西的路上被绑时，傅家已没有钱了。经过冗长的谈判，秀岩已出嫁的姐姐筹集了5000两银子。这笔钱虽然够赎回秀岩，但在那几天之中，他

① 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香港：中国学社，1973，“导言”。

② 照片为笔者所有，九叔之子傅柏忻告诉我其中细节。

已被绑匪折磨至死。秀岩的身后留下穷困的年轻妻子和两个幼儿傅翼鹏（庆锡）和傅庆兆（傅秉常的父亲），原先在广西的生意也被迫放弃。^①显然秀岩的家庭后来由亲戚照应，因为两个儿子都接受了教育。傅翼鹏长大后成为香港一位富有的开发商，以后支持了傅秉常的教育，而傅秉常的父亲傅庆兆，则成为一位私塾教师。^②

傅秉常出身寒微，但甚有教养。从照片可以看出，傅秉常的母亲麦太夫人个子不高，缠足，仪态秀雅，面容匀称，瓜子脸，脑后低低地挽了一个发髻。^③麦太夫人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在佛山以绘画纸扇闻名。傅秉常显然遗传了母亲的艺术能力，因为他在就学期间“对于西法的铅笔画和木炭画等，也颇为擅长”。他在1929年为如夫人宋琼芳所绘的一张炭笔画，仍保留至今。他二十岁出头开始学摄影，这也成为他一生的兴趣。^④1923年，傅秉常与两位友人组织了“景社”，这是华南最早的业余摄影社之一。社员擅长风景摄影，故得其名。他们的作品也参加摄影比赛，1926年傅秉常离开广东，到香港就任粤海关监督时，该摄影社才解散。^⑤

傅秉常的教育与婚姻

傅秉常最早就读于家乡佛山的一所小学，另外也跟从两位知名的广东学者傅家治和卢湘父学习国学。10岁时，在香港经营元利建筑公司的伯父傅翼鹏注意到傅秉常的学术潜力，资助他离开佛山，

① 郭廷以校阅、沈云龙访问、谢文孙纪录《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页。

② 吴述彭口述、袁鸿飞记录《我所知道的傅秉常》，《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74页。

③ Photograph, Fu Bingchang Collection, 参见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网站, <http://chp.ish-lyon.cnrs.fr/>.

④ 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第117、198页。

⑤ 见 Robert Bickers ed., Catherine Ladds, Jamie Carstairs and Yee Wah Foo, "Picturing China 1870 - 1950: Photographs from British Collections",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roject, Occasional Papers No. 1, 2007。

进入香港的圣士提反男中 (St. Stephen's Boys' School) 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何启 (1857—1914)，后来成为傅秉常的岳父。^①

1903 年该校创办时，以建立基督教学校为目标，为华人幼童提供机会，好让他们获取高素质的教育，一如著名的英国公学。^② 傅秉常的父亲过世 5 年之后的 1911 年，傅翼鹏持续支持 15 岁的傅秉常，并照顾其家庭。而傅秉常的母亲也一直未改嫁。

傅秉常在圣士提反男中学的同学兼好友何永乾，就是何启的儿子。有一次傅秉常在何永乾的寝室瞄到其妹何燕芳的照片，颇为心动，便央求何永乾安排见面。傅秉常和何燕芳很快就开始约会，傅秉常自香港大学毕业后，两人就结婚。这么一来，傅秉常就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和革命工作有重要联系、颇具声望的香港家族，使他能够追求攀上巅峰的政治生涯。傅秉常的人脉因而广增。何燕芳的父亲何启是晚清维新运动的死忠支持者，曾就维新运动发表多篇文章。他是一位英国培养出来的医师，曾就读伦敦亚伯丁大学 (Aberdeen University) 和在圣汤玛士医院 (St. Thomas' Hospital) 实习，^③ 自欧洲返回香港后创办西医书院，当过孙文的老师，之后和孙文保持密切联系。^④ 不仅如此，何启的姐姐还嫁给外交家及政治家伍廷芳。伍廷芳曾加入革命党，代表过南方孙文的临时政府，1917 年短暂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也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娶了何启的次女，也就是何燕芳的妹妹。^⑤ 1916 年傅秉常以一等荣誉成绩获得香港大学工学士学位后，自然

① 见 Y. W. Foo, "Three Revolutionarie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Ho Kai, Sun Yatsen and Fu Bingchang," 《民国研究》总第 2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② 香港圣士提反书院网站：<http://www.ssc.edu.hk>。

③ T. C. Cheng, "Chinese U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 in Hong Kong Up to 19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9 (1969), p. 12.

④ C.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⑤ 吴述彭：《我所知道的傅秉常》，第 74 页。另有伍廷芳的孙子、笔者的叔父伍竞仁先生赐告。

就被姻亲关系上的叔叔伍廷芳延揽，在上海沪杭甬铁路局担任助理工程师。^①

1918年伍廷芳到广州和其他护法领袖见面，并组织军政府，他带着傅秉常同去，指派他为军政府总务厅的印铸科长。1919年护法军政府派伍朝枢参加巴黎和会，伍朝枢带傅秉常同去，24岁的傅秉常因而就有机会走访法国。当时他以广州军政府代表团随员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担任伍朝枢的秘书。^②这个起点引导傅秉常走向革命，成为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及成功的外交家，一生辉煌。

青年革命党人傅秉常

傅秉常当时确实前途光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而后有了好的家庭关系，并表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他也结交身居高位的朋友，和“太子帮”中的孙科熟识。所谓“太子帮”，主要是由国民党中的粤省精英所组成的政治网络，因孙文的儿子孙科而有此名。傅秉常和孙科终其一生都维持友谊和紧密的关系。^③傅秉常看到中国从传统的帝制过渡到新生的共和，决心在中国的革命转型中贡献一己之力，深受崇高理想和效忠国家的意识所驱使。他的同僚夏晋麟说：“他真不愧为中国政府官员中之清品，更不具有一般人心目中革命党人的特色。没有人会想象到他会摇旗呐喊或抛掷炸弹。他之成为革命党人，一如旧日德国一位罗茨希尔特家人之成为银行家。他生于满清将亡，而长于北洋军阀为害最烈的时代……他是一介廉吏而仁厚可风。”^④

① 郭廷以校阅、沈云龙访问、谢文孙纪录《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前言”。

② 吴述彭：《我所知道的傅秉常》，第74页。

③ 1949年以后，孙科及其夫人陈淑英与傅秉常及何燕芳曾在巴黎同住6个月。

④ 夏晋麟：《我五度参加外交工作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15—16页。

傅秉常为孙文效力

1920年春天，广东军政府派傅秉常驻在香港，以筹划财政与外交。11月，孙文调升他为琼海关监督。^①傅秉常对孙文帮助甚大，以其流利的英文、^②和外国代表打交道的才能深获赞许。另外，他也透过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关系，以及他主管的海关业务，为孙文筹集大笔经费。他甚至筹募资金，策动了1920年驻扎广州附近的海军和警察的反正。^③军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也器重他。^④伍廷芳受到岑春煊和陆荣廷的排挤，处境艰难，就提取粤海关的关余款项，先汇存到孙文的基地上海。孙文需要钱作为援闽粤军回师讨伐桂系军阀的军费。^⑤依其计划，伍廷芳和其子伍朝枢及傅秉常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孙文的公馆，商了几个星期。当岑春煊发现伍廷芳已把广东的关余款项汇存上海，大为震怒，警告伍廷芳说，若不尽速汇回，就要提出告诉。伍廷芳决定面对诉讼，于是请傅秉常担当他的诉讼交涉。经过孙文两位部属胡汉民、廖仲恺几个月的细心准备，傅秉常赢了官司，也赢得前辈的敬意。^⑥

1922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举兵反抗孙文，并将他逐往上海。时为孙文助手及秘书的傅秉常，只得退到香港。但在1923年2月，孙文恢复原有地位，组织大元帅府，并将上海的公馆抵押5万元以支付平乱费用，傅秉常也就回到广东。胡汉民出任广东省省长，任命

① 《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1158—1159页。

② 傅秉常经常阅读英文古典名著，一辈子研究英国文学。在南京的总统府博物馆立法院大楼中，还保存着他的一些笔记本，记满了佳句和散文。

③ 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第2页。

④ 伍廷芳传记见 Pomerantz, Zhang Linda, *Wu Tingfang 1842 - 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⑤ 关于广西军阀，见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 - 3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⑥ 吴述彭：《我所知道的傅秉常》，第75页。

傅秉常为广东交涉特派员和财政部粤海关监督两项职务。傅秉常自1922年任职到1926年，工作是整理粤海关，最终达到关税自主。^①在整理关税的过程中，傅秉常注意到不少协助外国公司申报进口税的报关行，在关税形式上作假。他实行严罚，因此获得足够的关税，送交孙文6万元，这些钱足够孙文用来赎回他在上海的公馆。^②

傅秉常对抗帝国主义侵略

1925年6月23日中午，香港的中国工人、学生、军校生、市民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此一以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游行，目标是反对“不平等条约”。游行队伍通过沙面对面由重兵防守的英租界时，英国士兵开枪射击，造成五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是谁开第一枪，引发了后续的争议）。外国人有一人死亡，六七人受伤。广东省政府震惊，民众要求诉诸战争，甚至傅秉常也力主与英绝交。不过广东省政府最后决定以经济战来对抗帝国主义，英国货立即遭到抵制，官方和民间都支持香港工人的罢工。^③傅秉常在粤海关提出并发布第81号命令，外国船只除非取得罢工委员会发给的有效许可证，否则不得进入香港。^④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派周寿臣及罗旭两位特使和傅秉常磋商。尽管有人批评他忘恩负义，曾在香港受过教育，而亲人亦在香港致富，傅秉常仍然拒绝对第81号命令松手。后来他告诉友人吴述彭，周寿臣和罗旭无计可施，只能禁止他回港。^⑤此外，傅秉常也成功地说动香港的米商，把米直接运往广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运到香港，这

① 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第2页。当时傅秉常28岁。

② Y. W. Foo, *Chiang Kaishek's Last Ambassador to Moscow*, p. 19.

③ C. Martin 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 - 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5 - 27.

④ 《粤海关监督傅秉常建议》《国民政府第81号命令申请与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19-257；10、19-258。

⑤ 吴述彭：《我所知道的傅秉常》，第76页。

样可以省钱。事件爆发后，从缅甸和马来亚进口的米价格高涨，如此方式可以维持低米价，以持续支持罢工。^①对英国的经济抵制持续了好几个月，到1926年10月才结束。^②

苏联在华南的影响：傅秉常与鲍罗廷

1923年9月，一批外国船只驶入广东，其目的在防止孙文收取关余款项。像这样的事件，以及多次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而未果，最终使得孙文相信自己过去“看错了路”。^③相对列强意兴阑珊，新诞生的苏联成了孙文希望所寄。列宁攻击资本帝国主义，斯大林致力和中共筹组“统一战线”，激发孙文建立和发展与共产国际的联盟。此一联盟代表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孙文的中国国民党，并得以保留其原属组织。这种一段时间的双重党籍，建立了两个党的知识分子（包括傅秉常在内）长久的关系。^④傅秉常经人介绍而认识了后来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党员，其中之一的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另一位是周恩来，曾在1919年参加学生抗议行动，在巴黎和德国三年之后，于1924年在广东任孙文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⑤有趣的是，1949年中共胜利后，周恩来派遣密使到巴黎拜访傅秉常，希望傅秉常回到中国，为新的中共政

① 《1925年7月24日古应芬致傅秉常函》《粤海关报告：每天广州米价的调查（1925年7—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19—28。

② C. Martin 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8*, p. 26.

③ John K. Fairbank, Edwin Reischauer, and Albert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p. 776—778.

④ 2000年11月12日访问傅仲熊先生。关于这段时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开始阶段，请见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关于毛泽东，请见 Gregor Benton and Lin Chun ed., *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aylor and Francis, 2009)。

⑤ “Record of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 1944,” The National Archive at Kew, F. O. 371, File 41682.